

大国厚土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
是人民的根和家园

THE ROOTS

中国传统文化承继与复兴

“文汇讲堂”编
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

大国厚土

中国传统文化的承继与复兴

THE ROOTS

“文汇讲堂” 编
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国厚土:中国传统文化的承继与复兴/“文汇讲堂”,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6

ISBN 978-7-301-29530-4

I. ①大… II. ①文… ②复… III. ①中华文化—研究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93699号

- 书 名** 大国厚土:中国传统文化的承继与复兴
DAGUO HOUTU
- 著作责任者** “文汇讲堂” 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 编
- 责任编辑** 朱梅全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9530-4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电子信箱** sdyy_2005@126.com
-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021-62071998
-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73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21.25印张 296千字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 定 价** 49.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哲学：寻源之学

——兼及中国哲学之命运(代序)

中华文明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怎样走到那里？这是我们面临的三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似乎已有答案，无须多加关注。其实，且不说现时的中华文明体是个什么样的结构尚未明晰，五千年来有几多文明体汇入尚未说全，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华文明之根仍处于晦暗中，甚至问题都未明确地提出。第二个问题在世界五大文明体冲撞融合、全球化全面开展之背景下，并不是轻松的课题。第三个问题更是糅合着理想与利益、既复杂难理又不易协调的实际问题，我辈书生能做的仅仅是提出思路，而思路须在实践家反复碰壁之后悟出。欲解决这三大问题，须多学科合作开展综合研究。而最难也最为根基的是确定诸文明体之源，这是哲学的工作。

“哲学”这个词传入中国社会之始，人们就被告知，哲学起始于追寻世界本原。然而，今天此问已部分转由物理学回答。哲学可说的，至多是提醒人们，物理学解释的并非本然世界，而是世界图景——或许越来越精准地接近本然，毕竟是图景，切勿把图景误看为本然。

哲学一直被图景纠缠。哲学家从图景中提炼出理念(或共相)，以为摆脱了图景的纠缠，同时又认定图景以存在体为基底。其实，理念、存在体并非本然，早就被印度思想家看破。西方思想直到康德才透彻地揭示，称作自然界的图景、存在体(本体)、理念等，全部由心智能力构建，从而把追寻本原的思考聚焦于研究心智能力。

康德重要的贡献是把人类的社会活动(道德与权利)区别于自然界，

划为独立的研究领域,为嗣后探究文明之源确立了方位。黑格尔接踵把纯思哲学扩展到追寻文明之源的研究。精神现象学是阐述西方基督教文明之概念发展历程、展示哲学作为寻源之学新视域的第一个范例。

黑格尔奠定的基础深厚坚实,足以指导我们今日的研究。不过,其中有两个重要缺陷:一是他先行地设定世界史是一个文明之发展。在我们看来,设定文明多元是更好的方案。二是他的伟大创见——确定意识是文明之源,承接康德的寻源发现,相当完美地解释了旧日印度思想(佛学,早于西方哲学确立了正确的寻源思路)未能涉足的社会及其制度的发展——在纯思方面无比精妙,令人叹服,但忽视了文明是由人的活动创造的,人的活动不仅仅是纯粹思维。欲望在黑格尔那里被处理为精神运动之逻辑环节,意识之初始活动即是逻辑建构。

古人讲得十分明白:“食、色,性也。”这两种根本人性在黑格尔哲学的根基处没有位置。黑格尔哲学解释当时面对的西方社会或许很完美,但解释整个西方基督教文明仍显不足,用以解释其他文明的不足则更加明显。马克思揭示,人的原初生命冲动是谋生,彰显黑格尔第二个缺陷之一个方面。另一种原初生命冲动于20世纪70年代由法国思想家道出,显示出该缺陷的另一个方面。我们现在探究文明之源的哲学架构已经完备。

作为寻源之学的哲学,现在最前沿的课题是揭示文明起源。社会学(确切地说是人类学)试图完成这一使命,成果可称斐然。然而,解释文明何以多元——同为智人,却发展出各异的文明——遇到了困难。这一使命只好由哲学“接手”。

全球化急速进行,加剧了世界诸文明体之间的紧张。寻求诸文明体和平相处、和谐融合之现实需要推动哲学关注文明之源问题。晚近以来,西方文明、苏俄文明两大文明强势影响中国社会,与本土传统形成中华文明体内三大文明并存的情状,张力甚大,时而剧烈冲突,意见纷纭。尽管艰难,磨合是必须的。处于此文明立场者质问道:为何不可以这样?!处于彼文明立场者反质问道:为何不可以那样?!难道就这样无休

止地争斗下去？命定寻求共处之道，别无选择。哲学家不能止步于呼吁，要采取积极的态度——揭示诸文明之源，探索文明磨合之道。

境遇把使命加于中国的哲学研究者身上，也把机会提供给他们。三大文明并存迫使他们对三方都须深入研究。这样的压力和便利是任何其他国家的研究者所没有的。这是哲学研究者的幸运，也是中国哲学的幸运。命运要求研究者放弃偏见，加速补全知识。放弃偏见很难，但是必须做到。必须跳出狭隘地固守某一文明立场之局限性，陷溺于一端不能成为哲学家。

追寻文明之源是时代赋予哲学的使命，尤其是赋予中国哲学的使命。

中国哲学，在此，不是指目前作为学科而言的那个中国哲学。目前的学科划分依据的是研究者处理的资料集，准确的名词是“中国哲学史”。收进这个资料集的文献是被认定为“中国哲学家”们的作品。考虑到当年与佛学相关的文献现在属于中国哲学，焉知今日被看作西方哲学的文献（至少其中一部分）若干年后不归入中国哲学集？

中国哲学，指的是今日活跃地成长着、完善着的哲学，尚未成熟到整理成体系的阶段，却在指导或引导人们深刻反思当前的中华文明，而其自身又是中华文明根基。它是构成当今中华文明体的三大文明磨合之产物，又是文明融合得以成功的向导和基础。

中国哲学不会是昔日中国哲学史之现代转型，应是目前中国哲学界视野中的所有哲学资料中内含的丰厚思想总汇后提炼所得。

中国哲学也可被看作中国哲学史之现代转型——以全新的面貌呈现于世，完满解释中华文明体内部三大文明流之源，为解释世界五大文明体之源打下基础，成为未来全球哲学的最佳候选者。

本书收入“文汇讲堂”历次哲学文稿，多角度展示当代哲学家的思考断片，展现中国哲学的若干瞬时印象。由于本书第一组五篇文稿在时间上最近，是我以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名义向主持“文汇讲堂”的李念提议合作举办的系列讲座之结集，李念遂委托我作序。展读各位哲学家的文

稿,感受到中国哲学跃动的生命健行不息。文章是连续的、流动着的思想之闪烁。它们在上海出现,是否预示着中国哲学之命运?乾坤,易之缊也;天道,一阴一阳。先祖窥见的文明奥秘将光大于天下。天命如此,岂可让耶?!遂录当下感受充序焉。

谢遐龄

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理事长

2018年4月

目 录

传统新生

杜维明 倪培民 吴 震

世界伦理构建与儒家天下关怀 / 003

郭齐勇 吴晓明 郁振华

“修己安人”在当下社会的创造性转化 / 025

黎红雷 茅忠群 程 霖

传统文化与经济效率 / 047

安乐哲 姚新中 孙向晨

个人主义与儒学伦理学的互融与挑战 / 069

谢遐龄 干春松 葛 荃

国家治理中的传统文化要素 / 091

哲思漫谈

成中英

是第三次谈“中国哲学再创造”的时刻了 / 113

邱仁宗

“跨人文”“后人文”是对人文主义的丰富吗？ / 133

杨国荣

原创性是中国哲学的话语权之本 / 145

哲人求索

杜维明

“做”儒家哲学——人类意义的普遍价值 / 157

郭齐勇

从“认同”走向生命的实践 / 166

黎红雷

培育企业家,不做“老板”,做“老师” / 177

安乐哲

把“和”带出唐人街的西方儒者 / 188

谢遐龄

让哲学具有生命,更“接地气” / 200

吴晓明

在与马克思对话中思考现实 / 210

王德峰

带着乡愁寻找精神家园 / 218

张汝伦

我就是个理想主义者 / 225

童世骏

“业余哲学家”的 Memory 和思考 / 234

俞吾金

“不怕荒谬”的幸福的追求者 / 246

高瑞泉

探寻现代人的观念世界 / 255

陈卫平

敏于行但不讷于言的冯门君子 / 264

刘放桐

因为好奇,结了一辈子的杜威缘 / 272

中西交会

桑德尔

我需要尖锐的批评 / 279

伯恩斯坦等

现在正是中国人阅读杜威的好时候 / 285

赵修义

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在新中国的曲折发展 / 289

高宣扬

六十年流浪的“此在” / 303

追忆普特南

多变还是自我超越? / 313

追忆冯契

一位与世界对话的中国哲学家 / 319

后 记 / 329

传统 新生



世界伦理构建与 儒家天下关怀

- >>> 杜维明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
- >>> 倪培民 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终身教授
- >>> 吴 震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上海儒学院执行副院长

儒家精神人文主义： 全球伦理困境的一种化解资源

杜维明

儒家传统作为一个历史渊源流长且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对于当下人类遭遇的困境,究竟有无可应对的方案?我研究儒家文化始于孟子心性之学,如何由孟子心性之学发展出精神人文主义,使之能与目前人类的伦理学危难相关联?这是个集体课题。在此,想与大家分享交流一下我并不很乐观的思考,冀以此抛砖引玉。

问题的迭变

1. 高中至大学在台湾地区学习儒学,赴美留学并无宣传之心,重在交流

我第一次接触儒家传统是在高一,那时学校里研究民族精神教育的周文杰老师为我们讲授“四书”,讲到《大学》,心中有些感触,但并不强烈。可当他讲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之时,我突然感觉开窍了:“修齐治平”的思想如此宽宏、伟大,是我在其他课程中未曾接触过的。因为喜欢,所以我就跟着周老师去台湾师范大学旁听牟宗三先生讲授中国哲学课。听后有很大触动,所以我就决定改报台湾大学为东海大学,后来转入中文系,跟随牟宗三、徐复观两位先生学习中国哲学。

1962年,我到美国学习,同时开始交流、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这里有

两个误会：首先，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在美国才发现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并非如此，事实上，我是在中国台湾地区开始接触、学习儒家思想，在大学里就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其次，我并非是去美国宣传儒家价值，让别人来认同这个学说。当时我作了一个对自己影响巨大的决定——以一种开放的心情与其他文化交流。如果在哈佛大学发现了一些与儒家文化存在较大冲突的价值、理念或学术思想，且事实上它们更具说服力，我也会改变主张。

2. 在西方各类对话中，重新理解、肯定、挖掘儒家心性之学

在美国念书期间，我最想修哲学，但当时由奎因主持的哈佛哲学系只关注五大方向：逻辑学、认识论、心灵哲学、语言哲学和本体论，并不开设我最关心、最想学的伦理学、美学与宗教哲学，所以我经常在其他院系学习神学、社会学、人类学、比较文化、世界宗教等课程。

我的学习过程是一种真正的文化间的交流，这种交流其实始于在东海大学读大四的时候。那时，一批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奥柏林学院等精英高校的助教来到东海大学，我们跟随其中一位学习英文，越来越多的学术交流随之不断展开。赴美留学，我感到自己与五四时代前往美国留学的中国学者不同。我并非完全拜师，自认为还带有一些使命——同他们交流儒家学说。出乎我意料的是，美国的教授心态相当开放，很多学者愿意认真聆听我的观点。这使得我能在文明对话的基础上，重新理解、肯定、发掘儒家心性之学。

3. 列文森认为儒家传统已是历史现象，1962年起，我就想证明这是误判

来到美国，我发现一个普遍观点：学术界多半怀疑儒家是否能成为世界学术的一个侧面，或者成为世界主流学术中的一部分。伯克利大学列文森教授的著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影响颇大，该书直截了当地说：“儒家的传统已经逐渐地成为历史现象、历史事实，不可能还会进一步发展。”他还举例说：“像梁启

超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感情上还是回忆着中国的过去,但在理智上已经决定认同西方文化。”在西方,主流学者都抛弃了儒家学说。

从1962年开始,我认为自己应该做的事就是证明列文森教授误判了儒家传统。他代表了很多海外学者的认知,而在当时的中国大陆,批评儒家的人更多。这些判断背后隐藏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那就是现代化。西化被认为就是现代化,而中国当时尚处在前现代化社会,一旦进入由科学、工业革命代表的现代化社会,儒家等传统的力量就会被逐渐消除。许多人认为,列文森是隔岸观火,对儒家的没落显示出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他去世后,我和他的不少学生和同事交流,他们为其辩护:“杜维明,你不要忘记,列文森是在为儒家命运哭泣,他的内心满怀悲痛之情。在他看来,儒家的命运和他自己坚信不疑的犹太教的命运,以及基督教的命运,抑或印度教的命运,所有精神文明的命运都是一样的,现代化、科学化发展会将它们消除,儒家只是其中一个。”

4. 儒家传统的现代命运,不仅是 中国问题,也是人类文明的境遇

当时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假如我们在研究儒家传统时,不能让人了解它的源头活水,让它与我们的身心性命有所关联,就无法证明儒家这一精神文明还可以在21世纪复活;也无法证明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一些传统的价值可以对现代化、现代性进行批判乃至深刻的反思。因此,我认为,从事儒家研究或者认同儒家不仅仅是一个现代中国人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也是一个人类文明遇到的大困境。最大的追问在于,人类应当走向何处?人类应当依靠何种力量和平共处?应当如何了解我们的人生价值和意义?曾经提出的“天下”观念、“万物一体”观念是否已经成为一种空想?或者说,那些价值、观念如何体现出更深层次的要求?

当时,西方一些学者已经开始重新反思,儒家传统的现代命运是否真如列文森所预言的那样已经消亡。20世纪60年代末,列文森突然发现孔子及其“克己复礼”思想成为中国思想界批判的主要对象,这让他十分震惊——一个学说真正的消亡在于它被遗忘,尚在被批判足以证明其

生命力和现实的关怀与意义。

1978年,我跟随美国科学院的学术代表团短暂回国一个月,意识到应该更加了解中国大陆的儒家文化,尽管我曾在中国台湾地区学习儒家文化,也接触到越南、韩国、日本以及欧美儒家文化。我深深感到,如果中国大陆的情况并未变化,或者多是反对儒家传统的声音,那么儒家的命运就会像列文森所说的那样。1980年,我受邀回到北京师范大学进行科研8个月,边学习边问自己两个问题:一是儒家这个学术传统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前景如何?是否存在光辉灿烂的一面?二是在中国大陆是否出现了相对独立的学者群体?“相对独立”的意思是能独立判断学术标准、学术发展方向的意义和价值。

在和老中青三代学者的交流中,我得到了肯定的答案。

困境的探索

1. 孟子心性之学超越了同时代的轴心文明思想,指归现实中的终极意义

孟子所主张的心性之学,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特殊价值,但都是一种对人的重新认识。强调孟子是一个“性善论”者,其实说的是做人的道理。人在整个人类生物转化中的出现具有何种意义与价值?我们如何去认识它们?个人是否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发展这种资源,还是必须受外在影响才能发挥自己的力量?同时,作为一个人,我是否能通过自觉与反省,堂堂正正地做人?我之所以能够发挥更大价值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社会环境,还是其他原因?

孟子“性善”的观念是指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内心的恻隐之情,即内心对外部环境的健康反应,发挥自己做人的基本价值。这让我想起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500年的轴心时代,印度文明、希伯来文明、犹太文明与中国文明四大文明同时出现。当时只有中国文明未曾出现被学术界称作“超越”的突破,即人的最终极的价值关怀必须超越于现实世界之